

苏博随想

戴蓉



去苏州博物馆闲逛。不是大晴天，但一进门就感觉到了空间的敞亮。与多数中式博物馆走古朴凝重的路线不同，苏博一派简约明快。幕墙和屋顶上尺寸极大的玻璃，把整片的天光引入室内。光线穿过中庭立体天窗的金属桁架直射下来，经过一层细竹格栅滤化，变得有些微妙。主庭园的景观中，“以壁为纸，以石为绘”水墨效果的片石假山无疑是最出彩的。粉墙衬托着跌宕起伏的片石，与传统园林峥嵘的叠石相比，另有一番极简的现代感。水池里有游鱼在穿梭。“怡然不动，俛尔远逝，往来翕忽”，柳宗元几笔就写活了鱼，中式的宅院里总要有那么几条。

然而要说苏博是传统的中式园林，又处处有那么一点不一样。古宅朱门紧闭曲折幽深照壁森然，苏博却直白得近乎一览无余，片石假山在大门口透过大厅的前后两面玻璃墙清晰可见。屋顶上的黑色花岗岩，看起来与传统中式建筑上的灰瓦相似，听了讲解才知道是干挂石材，并无屋瓦的防水效果。园林里随处可见的植物，苏博用起来相当节制，而且大多选的是松、竹、卷柏、紫藤这些有造型感的植物，水塘里也是寥寥几片睡莲叶子点缀一下水面。苏博有花窗，但没有繁复的窗格、装饰甚至字画，只是起到一个框景的作用。

苏博对公共空间的利用，总体的布局掌控极好，难得的是细部也精致文雅。那天走到五代秘色莲花瓷碗的展台前，发现对面就是一扇玻璃落地窗，莲花碗一半在聚光灯下，一半沐浴在自然的天光里。江南的古园林是阴柔的，是隔着一池水听横笛歌吹的私密所在，而博物馆则是阳刚的，是堪与缪斯神殿比肩的艺术和科学圣殿。外观粉墙黛瓦，内里理性实用的苏博，既自在大方又不显张扬，很难想象还有更好的选择。

苏博是值得一年逛几次的地方。夏天有荷花，冬日里若是运气好，可以去园子里的石桥上踏雪。按照一位画家的说法，博物馆是一去再去仍也无法从中毕业的所在。

上海陆家嘴黄浦江边的滨江大道真的很好，有步行道、骑行道、小车道，黑红相间，同时并举。道边的小草、小花、大树和高楼等也都有模有样，配合默契，很恰当地体现了当今时代的特征。因此，我很喜欢有空时到滨江大道走走，细细看看这条黄浦江，远远近近，波涛翻滚，心里自然很是舒服。

特别是，当我看到在黄浦江上有很多很多的海鸥，或展翅飞翔，或浮游江面，或高声尖叫，或静静戏飞时，仿佛见到了一幅能活动的图画。今天，我还学着海鸥的叫声叫唤起来，那些海鸥一听，居然，能和我呼应，并有大批的海鸥，飞到我的头顶上。我看其姿态，听其叫声，观其数量，还特别地激昂、响亮和众多，可见，海鸥们似乎是明白了我对它们的喜爱。

由此看来，黄浦江上的海鸥是很有灵性的鸟类，它们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。

祁连山

陈迅

乘车从张掖返回西宁，与从西宁去张掖一样，都要翻越祁连山。

车子开进祁连山，能感觉得到，窗外的山多了，一座座雪山在蓝天白云之下成了迷人的风景，气温下降明显。

车上的人兴奋起来，车停在一座很大的山包下，大家下车朝山顶上爬。这里海拔3600米以上，我们家那位有高原反应，呆在车上没下来。

说山包，其实就是一座山包状的山峰，上面都是积雪。我们踏雪而行，气喘吁吁，越朝上走，眼前的风景就越好。

终于爬上山顶，四下望去，层层叠叠的山有白有黄，白的是雪，黄的是山的本色。大家都忙着开始拍风景……



1913年2月4日，王乙香(定国奶奶原名)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的一块岩石旁边。在那里，从民国开始到红军入川前的二十年间，军阀战乱平均半个月一次。为筹集军费，最夸张的田赋税竟预征到100年以后。

定国奶奶家境很糟糕，栖身之地只有借别人的一面墙搭起的茅棚。妹妹饿死，三岁的弟弟被卖掉以置办病逝父亲的棺材；尚未懂事的玩伴妹妹误入严禁女性露面的封建场合，被视为不祥，遭同村成年男子围着毒打，还要浸猪笼……唯一真正的快乐就是帮舅舅和他那些幽默、进步、博通的朋友“聚会”放哨。其中就有高台一战义气冲天的杨克明和奶奶日后的初恋：张静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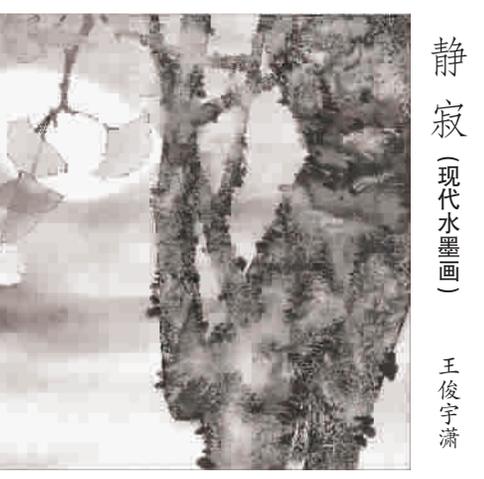
主张男女平等的奶奶向往他们口中“山那边”(苏区)同龄孩子们的幸福生活，张静波他们就半开玩笑：裹小脚，跑不了，还留着辮子，大人一抓就抓住了。打那起，奶奶成了

古代称猪为豕，故猪又写作豕。凡与猪有关的字，一般都以“豕”作偏旁来表示。

如豨(音 zong)指六个月的小猪；豨(ba)指一岁的猪。古时渔阳称大猪为豨，南方楚人称小猪为豨(xi)。豨(tun)也可写作豚，也是小猪的称谓，但后来常以豚泛指猪，如《论语》中有“馈孔子豚”。

古时北方燕地一带称猪为豨(jia)。豨又是公猪的称谓，母猪则写作豨(mu)，四蹄皆白的猪谓豨(gai)，这些字中都有“豕”作偏旁。

在古籍中猪的另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字是“彘”(zhi)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写鸿门宴中樊哙的一段更是有声有色：“哙遂入，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视项王……项王曰：‘壮士，赐之卮酒。’则与卮酒。哙拜谢，起，立而饮之。项王曰：‘赐之彘肩。’则与一生彘肩。樊哙覆其盾于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啖之。”豪壮之气跃于纸上。彘肩即是猪腿。



米兰遗址坐落于丝绸之路上的罗布泊与阿尔金山脉的交汇处，位于中国面积最大的县——若羌县(20万平方公里)县城以东80里处的沙漠戈壁滩上，由唐代吐蕃古戍堡和周围分布的魏晋时期的古建筑群遗址组成。米兰曾经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一个古代绿洲城市，是进出中亚的重要通道，后来随着河水改道逐渐沙漠化了。

2013年5月，我带学生到此考察。在进入米兰管理处时，管理员一再警告我，“车子不要离开主车道”，“路面不是砂砾石的硬路面的时候不要停车”。当时也没有对这些警告过度关注，毕竟我带领《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整理》课题组多次对沙漠戈壁调研，自觉有一定

王定国奶奶出阁记

红孩女

友将率率红九军解放营山，成立县苏维埃政府。刚满二十的定国奶奶出任内务委员会主席，与红军史上唯一的女将军张琴秋相识(说来唏嘘，张琴秋成“虐俘狂”马步芳的俘虏，尚能获救，西路军全军覆没，她也活着，最后却惨死在“四人帮”手里)。

在迅速“升职”的过程中，奶奶因革命能力过人，被送进巴中妇女干部学校接受培训。在那里，她惊讶地发现副团长就是舅舅的朋友、儿时革命征途的启蒙人：张静波。

张公又成了尚未识字的奶奶通过考试的指导者，怎奈高台一战他壮烈牺牲，也成了奶奶今生一大痛憾。

亚旭叔叔(定国奶奶与谢觉哉爷爷的幼子)说：“我母亲学完就在巴中保卫局工作。当红四方面军准备长征的时候，保卫局的工作实质上就没有用了，因此保卫局的人就被分配到各个部队里去。我母亲就被分配到文工团(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)。”我曾想，把一名正规军分配进文工团有点专业不对口，但正是这个身份日后救了奶奶一命，也救了她的老大姐张琴秋一命。

其间，她邂逅到一生的伴侣——谢觉哉爷爷。1935年6月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，为过雪山做准备。

一天，奶奶正和剧团的几位伙伴在卓基基的一条小河边洗衣服。河的拐弯处有座小桥，谢爷爷就从彼岸山坡拿着一包衣服走来，他第一眼就注视着定国奶奶，微笑道：“小同志，请帮帮忙，要过雪山了，请帮我把两件单衣缝合起来，装上羊毛缝一件羊毛衣。”

奶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中央重磅人物谢觉哉。第二天她去送羊毛衣，谢爷爷正和徐特立、董必武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一起。爷爷一见她，大老远就开始招呼。当他接过衣服，直夸：“谢谢你，缝得很好。”同时向她介绍了身边的人，还叮嘱她要准备辣

椒，过雪山时可御寒。1936年11月，中央军委命令以西渡黄河的部队组建西路军。定国奶奶的剧团也就更名为“红西路军前进剧团”。12月，剧团奉命去慰问红九军，路上却被专门来打红九军的马步芳错认为“目标”，开足马力打。文工团都是些妇女孩童，也没像样的武装，更没有思想准备。尽管如此，奶奶他们竟然能和敌人鏖战一天一夜才被俘虏！我想，这临场发挥的底气得归功于她第一阶段丰富的军事经历。

甘肃军阀马步芳是出了名的虐俘狂，手法堪比日本鬼子。奶奶舅舅的朋友杨克明烈士就是被他折磨死并枭首示众。奶奶命大，马唯独认为“剧团有用，留着不杀”，只强迫他们用唱歌跳舞，并要求扩充人数——借此名头，奶奶正好把没暴露身份的女红军掩护住，张琴秋就是其中一位。

这些事迹后来传到谢觉哉爷爷的耳朵里，对奶奶更是心生敬意。8个月后，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，由谢爷爷出任党代表。尔后，定国奶奶和战友们被“八办”奋力营救出来。月老就安排她和爷爷在这样的情况下重逢了。

谢爷爷在当天日记中写道：“被俘人员中有个女支部委员叫王定国，等见了面，才知道她就是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”(摘自《谢觉哉日记》)。



长风破浪 施斌篆刻

得亦亦乐乎。直到最后，自己被送进了谢爷爷的卧室才觉察出不大对头，打起退堂鼓。

爷爷问奶奶，为什么？奶奶说她只答应了照顾首长，怎么还要一起睡觉？自己心里一直有喜欢的人，在四方面军姓张，只要他没有死，自己就不能嫁。

爷爷问，当时为什么不说？奶奶就请爷爷帮忙找张静波，谢觉哉爷爷何等气概！当下应允。几个月后组织查清：张静波，四川人，西路军99师295团参谋长。1937年1月，在甘肃高台县战斗中牺牲。没有照片。

定国奶奶十多年前托四川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和党史研究人员查询、论证到张静波烈士的家乡，也至今未果。我想，张公当初是地下党，系隐蔽战线，很可能和杨克明烈士一样，用的是别名，实为无名烈士。

后来，奶奶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。两位志同道合、有着过命交情的战友，在八办简陋的平房里组成相濡以沫的家庭。从兰州、延安到北京，奶奶几乎一直守在谢爷爷身边工作、生活；而谢爷爷虽然日理万机，每天仍会抽出时间亲自教奶奶识字，学文化。以奶奶如今出版过上千万字的修为，上门求书法、求画的客人络绎不绝，谁会想到她就是百年前爬山村里那个梳着辮子裹着脚、大字不识一个的女娃娃呢？



夜光杯

身体严重透支，我想伍子胥的经历也应该是真实的。

5月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不是适宜考察的季节。由此想到斯文·赫定的教训：1895年斯文赫定曾经在5月份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但是由于准备不足，包括他的仆人、随从都遇难了，甚至连骆驼都渴死了，斯文·赫定也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这使得以后的沙漠考察都是选择在寒冬腊月，此时便于携带冰块，避开沙漠高温，甚至现在考察尼雅遗址、丹丹乌里克遗址等，都是在春节前后进行。

因他特殊，由此可对吐鲁番盆地史前文化有所认知，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跨越千年的发现 责编：徐婉青